

治莆事畧擴存

全

創建莆邑城隍神祠碑記

古者大國地方百里今邑之小者且不止百里是一邑之重視古諸侯遠矣周侯祀境內山川亦越唐宋廟祀繁興百神之祠皆有像設我朝仍勝國之制而恢張之城隍之祀遍於郡邑推其立名之由則緣山以爲城浚川以爲池固猶是山川之祀之遺意也莆田爲興郡首治控扼泉漳實會城南道之門戶疆宇袤濶孳息繁滋人文輩出百度振興顧邑城隍神則埒於郡廟而無專祠自前明以來未之有改誠缺典矣歲丙戌不佞捧檄此邦下車晉謁見神列郡廟之左廡棟宇湫隘屏飾苟簡殊非所以重祠事迓神庥也夫邑之有神與邑之有令其受命一也官牙敝適而神不安其居可乎我

國家祀典修明百禩效順所以翊王化顧民暑者名義至重神祠之
勦非合茲邑之責而誰責耶然而役巨則貲費程多則日曠莆當孔
道地廣而政煩爲之令者或一二年或四三月飄忽遷黜每傳舍視
之神祠之因循以至於今也固亦有由不佞以固陋之躬三年於茲
竭其淺薄幸免叢脞是非邀神之佑不及此雖然平地爲山無一簣
之覆疲民以奉神神其弗歆歟於是謹財用之出籌勸輸之入銖積
寸累得如千數戊子春集邑士紳而謀之約計工用數數十六七焉
僉曰可矣地材卜吉興作邑之東有廢倉遺址地勢宏敞南對
壺公山色嵐翠欲飛洵爲茲邑之勝度其高下繚以圍垣立正祠五
楹奉神其中厥後爲寢殿前爲抱廈爲儀門廊廡列彰闡十八司規

制一如郡廟又前則爲大門爲甬道左右羨地猶多若文昌閣若八
忠祠以次興築後之君子與不佞同志時而葺之駸駸乎與郡廟齊
觀未可知也始之期閱十有八月而落成邑士紳請紀其事以
垂久遠不佞竊維古之爲國者卿士大夫俊傑在位猶必享豐潔以
爲民祈福而稽其始封之地無踰百里者令則持百事之紛顧而一
身任之職卑而權輕加以文法之密督責之苛爲之助者丞佐簿史
復閑散置之政之不成曰惟令之故民之不和曰惟令之故年穀之
不登災祲之不消曰惟令之故吾故曰一邑之重視古諸侯遠焉而
況夫耳目之所不及情法之所兩窮乎是神也者所以濟人事之變
而默相焉以爲理者也神不大有造於茲邑乎哉令之德民之福神

之佑也令之不德神將降鑒然則爲令者夫亦敬事毋譖期不失古
諸侯崇祀山川之意焉可爾與斯役者邑紳舉人郭連城黃中瓚李
登龍楊中楷訓導羅大勲拔貢郭慎行實始終之例得備書焉

新建莆田縣文昌祠碑記

莆田

文昌祠明成化間修會饌堂爲之亦越於今有司春秋致祭有其舉之何別建乎爾蓋縣治大有倉故址與壺山對地脈靈秀形家言主此而祠之科名之盛有踵而起者爰拓地三楹祀

梓潼像於其中而翼以左右夾室爲學者絃誦之所工既蒞都人士請記於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

梓潼之神顯於晉盛於唐宋道家言上帝命掌文昌府事司人間祿籍科名之士由是翕焉自元延佑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神帝君有

明仍之

聖清宰世

天子親臨京都地安門外神祠禮謁

詔天下所在奉祠咸謹典誠渥也莆於閩號劇邑有海濱鄒魯之風
由唐而來選舉變爲制科已數百年之久莆之人士以甲乙出爲名
臣文行相副者代常不乏卽謂皆

神司文章之柄而默有以相之者可也若夫剽竊孔孟之言以揣摩
勦襲爲工幸一擢巍科膺膺仕又徒脂韋取容於致君澤民之道渺
無聞焉安知不爲其所唾棄而不屑哉士入是祠當皇然自鏡其行
與學果何如而後科名之得失得以自主於胸中若徒日事焚香膜

拜置立身大要一切於不問而謂將以青紫與之豈理也哉豈理也哉予因形家言懼有泥風水之說且漸弛其修者轉使予卜建斯祠之意湮而不彰故爲記而勒諸石

新建縣城隍廟廳事記

歲戊子三月新建

縣城隍廟於太有倉之舊址越明年八月而工竣余既爲文勒石誌其緣起廟之左又有地十數畝以建廟餘貲拓爲廳事閱五月落其成斷礪丹雘華實相副外繚以長垣疊石於其中欽崎磊落不可名狀於地之隙雜蒔卉木濃蔭若接余於公暇偕二三僚友以寄其遊覽入門豁然天開無樓閣之障奧如曠如冒次爲迭駘久之墻之外有山巉巖斬削若俛而矚者當夫煙雲起滅頃刻萬狀遠撲檐宇間若畢供座客之延賞者乃嘆境地之勝何地蔑有不有人焉闢以出之雖天台雁宕不埋歿於荒煙蔓草中者幾何也又不禁感慨係之

矣而或謂邑公廨歲久就頽壞子大夫葺而居之若苟如是是亦足
獨於此虛者堂之沃者樹之雕畫礪植不遺餘力豈以傳舍視官廨
耶抑或有說歟余曰否否夫官廨接見賓僚以外邦之賢士大夫或
以公事至至卽輒去歲且不數數而此地無嫌疑之別各適其適雖
編氓亦得俛仰上下於其間焉吾盍欲以境之勝者公之民也若夫
官廨之新物力有未逮而謂以傳舍視之則吾之於斯又獨非過客
乎哉抑猶有說者歲時盼蠻入

廟將事競競焉罔敢褻越退而有以抒其敬不藉此以爲燕息之地
乎或曰善乃爲之記

修建八忠八孝兩祠碑記

忠孝非立名之地幽潛有必發之光凡有責於民社者皆以表揚前列爲急務爲古人乎亦爲今人也何則在古人竭忠盡孝合乎天理之正以行乎人心之安其志既酬其事斯畢得名且非所願詎復有取信後人之心廟貌奉之馨香祝之於古人曾無毫髮之加不以得祀而加豈遂以廢祀而損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而天理人心有萬萬不容泯歿者表揚前哲卽所以昭示來茲耳如余今日之重葺忠孝祠是也意有在矣余蒞莆之三年創邑城隍廟於郡治東迎神之日見有祠與城隍隣者檨棟頽復日光滲漏邑紳告余曰此忠孝祠也兩祠對宇創於有明嘉靖重葺於隆萬間追尊數百年久不葺

將就廢圯余覩之慨然夫式閭表墓古帝王所以勸忠孝者如此其
急乃視忠臣孝子之祠宇頽敗若弁髦焉此任民社者之大責也爰
鳩貲而重葺之地不加廣功用易成就一切賸餘僉復舊觀洎落成
而余亦卸事焉不可謂非冥冥之默佑以啟余衷是舉也知于忠孝
之霸爽無加毫髦顧所以亟亟不容自己者夫亦行乎人心之安以
合乎天理之正而已矣忠臣祠凡八唐林刺史蘊宋方通判喜阮少
尹駿林主客冲之宋知縣旅陳招撫淳明陳綸諫繼之陳太守彥回
也孝子祠凡八唐林福唐尉攢宋郭泰軍義重元郭咏務郎通卿郭
教授廷煒明陳御史懋烈劉訓導閔方舉人重杰也有增祀於孝子
後者

國朝鄭孝子文炳徇邑紳之請也

光緒二十九年

重修福山堂記

古譙門外之東有堂而北嚮者曰福山祀

觀音大士堂之外爲通衢翼然覆以亭光緒十二年秋亭燬於火堂亦垂壞余維堂雖淺隘大士靈應昭著實式憑之莆人祈禱所有事而蘭若之不修可乎明年余捐廉以倡得若干緡乃鳩工庀材就亭之址以復之而向之摧殘剝落處亦締構完密澤以丹堊煥於舊觀工既歲以僧住持之是役也余豈佞佛以徼福哉妥

佛之靈卽以徇民之願耳蓋嘗論之釋氏之稱世尊與菩薩尊之也亦統詞也惟觀音獨稱大士聖賢之論士也詳哉言之則釋也而兼儒焉莊子云不同同之謂大余於內典非所素習顧問世之宣

觀音佛號者曰慈悲以爲慈悲卽儒者惻隱之謂亦卽惻隱乃身之
旨擴而充之不見不聞之地人之困阨顛連往往默神其呵護則佛
之慈悲又卽造化之功用實與不忍人之政相輔以行其流異其源
同也雖然福善天道也佛雖慈悲抑豈盡人而福之哉夫其立身制
行必有爲

大士所嘉許者而後爲 大士所默佑則知佛之所福固非倫外之
人而信之篤祀之謹又其後焉者也知此說也則以斯堂作南海觀
可也是爲記